

中国荒政书集成

第十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中
国
荒
政
书
集
成

主 编

李文海

夏明方

朱 洽

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十册

本书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十五”“二一一工程”清史子项目



晋

饥

编

清光绪年间刻本

(清)佚名辑

邵永忠 点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晋饥编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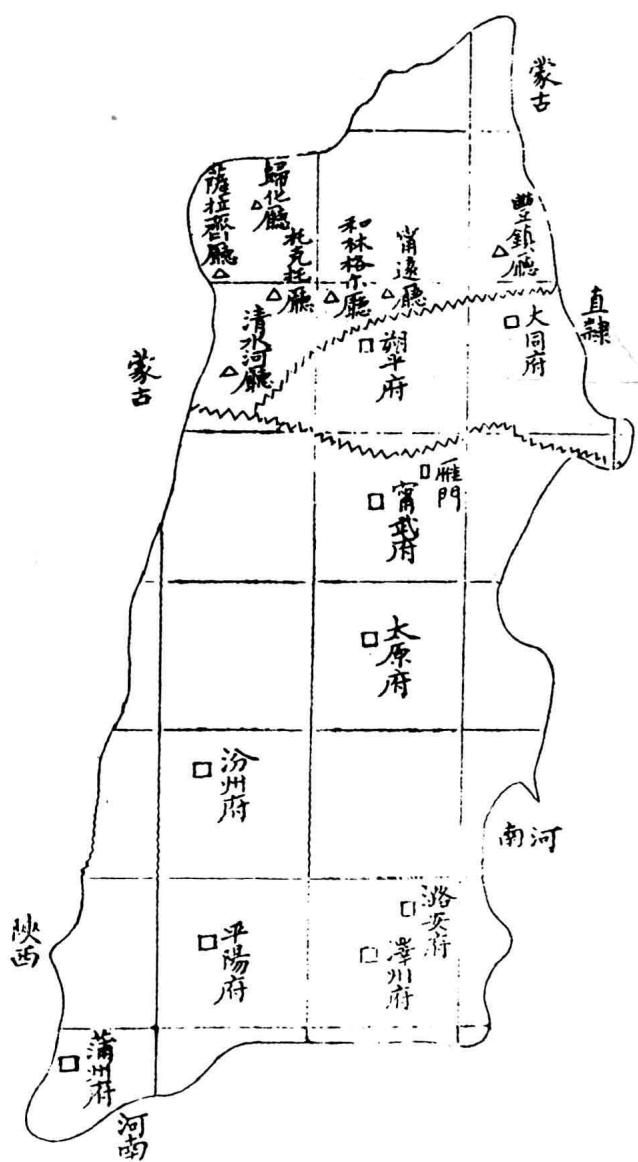
山西省舆图	(6635)
首卷	(6636)
上卷	(6642)
苏抚宪奏苏浙善绅募解山西振银一万二千两片	(6642)
苏抚宪奏苏浙善绅共解山西振银十一万五千两片	(6642)
报解山西一批银五千两稟	(6642)
报解山西二批银七千两稟	(6643)
报解山西三批银五千两稟	(6643)
报解山西四批银五千两稟	(6644)
报解山西五批银五千两、药两箱稟	(6644)
报解山西六批银一万两稟	(6645)
报解山西七批银五千两稟	(6645)
报解山西八批银五千两稟	(6645)
报解山西九批银五千两稟	(6646)
报解山西十批银一万三千两、药三箱稟	(6646)
报解山西十一批银五千两稟	(6647)
报解山西十二批银五千两稟	(6647)
报解山西十三批银五千两、药一箱稟	(6647)
报解山西十四批银五千两稟	(6648)
报解山西十五批银五千两稟	(6648)
报解山西十六批银五千两、又另解二万两稟	(6649)
报解山西寒衣银九千两另稟	(6650)
报解山东一批银三千两稟	(6650)
报解顺直一批银三千两稟	(6651)
报解顺直二批银三千两稟	(6651)
报解严佑翁三批银七千两书	(6651)
报解严佑翁四批银二千五百两另书	(6652)
振友来函	(6652)
筹振琐记	(6655)
下卷	(6659)
收解总数	(6659)
藩辕经收细数	(6663)
电报公寓经收细数	(6664)

苏电局经收细数	(6673)
泸州电局经收细数	(6674)
复昌经收细数	(6677)
赈捐分局经收细数	(6681)
上海信昌经收细数	(6688)
杭州公信、晋经收细数	(6695)
庄息细数	(6697)

山西省舆图

(每方二百里)

蒙古各路東古



晋饥编首卷^{*}

上 谕^{*}

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奉上谕：前因山西被灾较重，赏发部库银十万两赈济。旋据张煦覆奏冬春赈抚及筹款购粮情形。该省已发银二十五万两、米数万石。嗣复据徐桐等奏捐米二万石，李鸿章奏陆续筹捐银二十余万两，总计各项银米源源解往，谅可稍资接济。惟闻该处灾民众多，嗷嗷待哺，为日方长，殊深轸念。加恩著将湖南、湖北本年应解正耗漕米六万五千余石，迅速核实变价，同水脚运费等款一并核扣，径解天津，交李鸿章发交办赈各员，确查灾区，妥速散放，毋得稍有弊混，用副轸念民艰、有加无已至意。该部知道。钦此。

节录内阁恽学士折（见三月初五日京报）

窃查山西边外七厅及近边之大同、朔平等府，去岁始则亢旱，继则霪雨，又复风、雹、霜、雪，遂致颗粒无收。被灾处所，以丰镇、归化等厅及大同之阳高、怀仁、应州、山阴、朔平之朔州、右玉等州县为尤重。该处民贫土瘠，户鲜盖藏，壮者流离转徙，弱者就死沟壑。现值青黄不接，若不亟筹春抚，则关内外千有余里灾民难望更生。可否仰恳天恩，谕令山西抚臣速即查明，详晰具奏，并乞敕拨巨款，俾得一面筹办。道路荒远，挽运维艰，早得一斗之粮，即多全一人之命。

节录江西道王侍御折（见三月初五日《京报》）

窃臣采访乡论，山西去岁六月下旬始沾普雨。乃北路则严霜早降，晚禾尽枯；南路则霪霖为灾，嘉谷被害。通计灾荒州县有五十多处之多。入冬以后，饥寒交迫，流离满目，归绥七厅食赈者至五十二万余口。困苦情状，实有不忍睹闻者。查光绪三、四年间，晋省仍岁大祲，讵意元气未复，又遭奇灾。灾区甚广，赈务方长。南路尚有麦秋可冀，北路向不种麦，直待秋成，方能补救万一。惟有吁恳天恩，发给巨款，敕下山西巡抚派员购粮，源源接济，庶灾黎可苏而隐患亦弭。

节录李中堂折（见三月初六日《京报》）

据天津县绅士三品衔户部候补郎中李士铭等联名呈称，山西边外七厅及大同府属被灾极重，前经派人往查，饿殍相望于途，存者朝不保夕，弃男鬻女络绎不绝。边外须至四月

草木始得萌芽，现在草根、树皮掘食已尽。仰体朝廷轸念灾区德意，共集银十万两，即自带同司事人等携赴晋边灾重地方，核实散放，呈请具奏前来。臣查此次边外受灾之重，为光绪三四年以后所未有。已饬李士钰带同妥靠司事，迅速驰往山西边境被灾极重之处，会同各官绅确查散放。

又片 (见三月初六日《京报》)

再，前奉谕旨，以山西灾情甚重，饬令筹款派员协赈等因。钦此。遵经督饬筹赈局司道电商南省义绅劝募银五万两，另行运司季邦桢、津海关道盛宣怀筹捐银五万，两共计银十万两，派委山东候补知州潘民表等，解往直晋毗连灾重之区，查户散放。兹据潘民表等来禀，历陈被灾地方道殣相望，小民困苦流离，惨难言状。非续筹接济，不足以拯垂毙灾黎。又饬该司道在赈捐内设法凑拨银三万两，解交潘民表等妥筹赈济，广救民命。昨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臣徐桐、户部尚书臣翁同龢咨会，酌拨京城义仓积谷二万石，奏派修撰黄思永、编修李士珍等运赴灾区，分投赈济。窃念晋北猝遭奇荒，属在邻疆，义难膜〔摸〕视。此次续拨赈款及办运粮米、筹京仓运费等项，共又合银七万余两，系将现收各省赈捐尽数拨用。

节录晋抚张中丞折 (见三月初六日《京报》)

遵查上年阳曲等厅、州、县报勘成灾者四十七处，北路则以大同府属之应州、大同、山阴、怀仁四处为重，朔平之右玉、朔州及代州次之。口外以丰镇厅为最重，归化、宁远次之。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又次之。地方辽阔，饥黎众多。大同府属之应州、大同、怀仁、山阴四处，本年春抚，拨应州、岢岚各处谷米一万四千石零，并拨三万两右玉，以储济、丰备等仓谷七千余石拨放朔州，拨给岢岚兵米三千石，本地捐款钱六千余串。代州拨给岢岚州、五台县谷米共八千石。至阳高、天镇稍形歉收，就各该县仓存米谷，天镇，动放三千石，阳高动放六千石。此大同各属现办春抚之大概情形也。其口外最重之丰镇厅陆续报买杂粮，已有二万五千余石，于正月初六日提前散给春抚一个月口粮，拟二三月再放两次，并加籽种一次。宁远厅拨给赈银二万三千两，丰镇厅粮五千石，归化厅拨银三万两，购买杂粮一万余石，预备春抚。此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均由归绥道分拨赈款暨本地捐项仓存谷石，灾重地广，分十六路随查随放。综计归、萨、和、托、清五处，小口折合大口，共计灾民五十万余名口，丰镇、宁远尚不在内。此口外各厅现办春抚之大概情形也。三月以后，抚局恐难遽停，加以各厅辖境周迥二千余里，向多客民，闻赈续来，在所难免，现查户口亦难据为定数，为日方长，需款更巨。兹接上海善绅施善昌等来电，以晋省灾重，议由该绅等筹银五万两，津海关道垫银五万两，前来查放。兹复渥荷天恩，颁发银十万两，俾资赈济。臣伏念晋省丁戊大祲以来，元气迄未尽复，嗣经汾水为灾，工赈需款并历年捐协各省赈银，统计多至五六十万，绅富捐输势成弩末。现值省北口外振抚，接连办理，颇匪容易。

节录义绅潘君民表函(三月初一日由二道口发)

二月初八日，出西洋河口入山西境。一路贩载妇女，络绎于途。询其情形，在家即须饿死，不得已卖以求生。年轻妇女亦不过值钱六七千文，其余年稍长以及女孩等不过一千文。路过山岭，见有尸赤身仰卧，无人掩埋。各村房屋拆毁者不计其数。晚宿高庙，本系大村，铺户亦均闭歇，房屋大半折毁。男者饿死，女者出卖，约有一百余。初九日起身，又见尸骸在地，下身已犬食，仅存一腿及足。及至二道河村，见幼孩、壮男乞丐甚多，形容枯瘦，奄奄待毙。闻去冬至正初，街上人口死者每日不下数十人。村外开两大坑，均皆填满。遍视村中，有隔日一食，或一二日不食者。土人云渠处已三年歉收。去年夏旱，颗粒无收，秋来补种荞麦，霜降过早，尽皆冻死。即有田数十亩之家，亦皆卖男鬻女。又冬雪过大，天气严寒，穷人拆屋以易食。箱、柜、桌、凳，劈卖木料，每斤不过一文。人皆食荞麦花及桔梗，和糠秕以为食。下户并此无之。现在荞花、麦梗亦均食尽，中等之户亦均卖人。昨截回一妇，云渠出门时，伊夫卧病在床，现在不知生死。且遍地苦寒，寸草不生，四月底方能有野菜。二、三、四等月，正在无可生活之时。昨闻穷僻村庄已有食死人肉者。二道河巡检楚筱山云，丰镇厅所辖甚广，大小村三四千，灾民约有八九十万，除去冬今春死亡逃卖外，约尚有六十万人。即竭力核减，以对半计之，约亦须放三十万口。若每口大钱一千，总须二十万金。刻下所带之款仅四分之一，万分焦灼，通夜不能成寐。务求速赐设法借垫十五万金，以救此数十万灾黎。晋省之灾，以边七厅为最苦。七厅之中，又以丰镇、萨拉齐之西堡头一带山后各村为最重，归化左近一带灾情稍轻。后山亦甚重，惟路途遥远，不知其详。宁远之东半县与丰镇接壤，困苦情形，大略相同。如果款项有余，即当接办。赐信时祈分眷两函，一排寄宣化，托宣化县陈立斋大令专马驰送，一排寄丰镇厅，嘱其转交。此处银价，大钱一千四百八十文。口外粮价昂贵，然有钱亦尚有买处。丰镇尚未能到，想必大略相同。

节录义绅严君佑之函(二月二十四日山东小清河发)

顷接小儿自张家口来信，云原议赴归化一带办赈。行至宣化，已属不堪入目，白面卖大钱八十文一斤。及至张家口，卖男鬻女成市。出口至二道河一带，饿莩载途，人皆相食。振翁不忍见死不救，故从此处下手，局设丰镇，俟褚敦翁到后即逐步办向前去。口外面卖大钱百文一斤，为日甚长，非一二赈所能了事。必俟七八月油麦收成，始有转机。若不急集巨款，源源接济，恐前此之数十万金尽付东流，不过苟延残喘，终归于死。窃念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转瞬即逝，功名富贵莫非幻境，惟此救人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况我辈食毛践土，无可报效，当此灾祲之余，辽阔重地，藉赈抚以安众心，隐患弭于无形，是则区区之忱所仰望于大善长者也。弟虽年近六旬，精力尚健。此间工赈，三月杪四月初可以完事。倘能速备巨款，弟仍可勉力一行。天下之大，急公好义者不乏其人。名公钜卿退归林下者，闻之当必有毁家纾难，以报国恩者，上可以纾朝廷宵旰之忧，下可以造子孙无穷之福。

节录潘君振声信

三月十一日在二道河专马递信，想早到十二三日。分四路下乡，二台子各庄房屋拆尽，但见残垣破壁，不见有人情形。更苦于二道河至张皋儿一带，死者每日不断。过石头沟等处，村屋拆毁，人面浮肿。至八九道沟等处，情形更苦。有一人连食死人七个，而身仍死者。柳巡检云，五六沟等处路多饿殍，股及腿肉皆如刀削，人食无疑。刘子仪司马云，丰镇阖境被灾灾民约在五六十万。即有地数顷之家，亦有饿死及卖妻女者。官赈三十万口，义赈不能少于此数。以每大口一千计之，至少二十万金。前求续解十五万金，必不可少。穷民迫命正在此时，遗黎朝不保暮，后此欲救无人。所到之款不日放完。灾民日有死亡，片刻不能稍缓，终夜焦思，目不交睫。欲停查待款，恐民命不能久延；欲撒手先查，恐款来不能如数。

节录杨君光第函（三月初一日由二道河发）

关外七厅连年荒歉，去岁颗粒无收，粮价增昂四倍。莜麦面每斤钱十二文，现增至五十二文。丰镇为出产杂粮之所，现存无多。阳高、山阴等县，粮无颗粒，民不堪命。草根、糠皮无处搜罗，卖妻鬻女接踵于途。年轻妇女，价仅大钱五六千文；十二三岁之女孩，仅一两千文。中年妇女、十数岁之男孩，以之送人亦无受主。每因鬻女貌陋，买主不中，合家痛哭，云难活矣。各村房屋拆毁殆尽。遥望一村，约有数十户，及查至该处，仅存四五家，甚至有仅存一家者，有绝无一人者。惟见尸骨纵横，狼吞狗噬。拆屋以丰镇为尤甚，门窗柱木劈碎成柴，负至市镇，始能变价，一屋之木仅值钱二三百文。查历各村，既无鸡犬之声，难觅升合之粟。即有数顷田地之家，现以荞花、禾梗、草根、糠皮煮而食之。今日之极贫，即从前之富户。次等之家，甚至食马粪、食死人肉，面目浮肿，不似人形。丰镇之西曰火烧胡同一带，情形最惨。妇女不能下炕，衣不蔽体者甚多，鹄面鸠形，奄奄垂毙。再下之户，去冬尽填沟壑。路过阳高，灾情相等，去冬食死人肉者已不一而足。阳高城外见有十余坑，每坑约填五六十人。丰镇南门外四十一坑，每坑掩埋四五十人。今街上尚日见死亡。昨过石头沟，见有卖男孩者，因数天无人受主，回家后竟将此孩残食。管领生兄查户过高庙地方，见庙旁两人倒卧，一人将尸火烤，割腿上之肉而食，斥之不去。并闻九道沟有一人连食死人肉七个，而自身仍死。每到市镇，妇女老幼纷纷环跪车前求乞，哭无泪而号无声。皆云屋已无存，出门求乞已数月未归矣。振翁先在正觉寺将此等垂毙穷民七千余人，每名每天给钱三十文，以冀苟延残喘。每怪前人告灾求赈书，必有意铺张灾况，冀以动人听闻。今次晋灾，较丁亥年几于复见，而无以复加也。

节录李嗣香太史上令兄书（三月十六日自山西阳高发）

弟现住阳高，分人半查阳高，半查丰镇南路，殊觉忙迫之至。外面灾情以丰镇、萨拉齐为最重，天津赈款自应专办萨拉齐。弟自怀安西洋河出口至张家口，所属地方灾已极重。至二道河、张皋、丰镇，则尤重。各村除大镇店外，其余多将房屋拆毁，仅留土壁。

有一村去一半者，有一村去八成者，并有一村无一家者。凄凉景况，观之惨极。人民逃者一分，死者一分，其奄奄待毙者一分。弟查赈之时，有一家卧炕不起，有一家炕上一半已死者。有气息仅属，不能出声者。所食之物，以吃糠者为最上，其余皆吃榆皮、草子、荞麦花、荞麦梗、油麦茎、苇把子，皆猪犬不食之物。近来荞麦花论斤买，白草子论升买，甚则掺和牛马粪食之，用滚水浇数次，研极细末，掺荞面花，捏作饼子。更有数处竟食人肉，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随亦自死者。路上死人往往将肉剔尽，有骨无皮，可惨之甚。路上流氓极多，城关更不计其数。囚首垢面，东倒西歪，日日皆有倒毙，掩埋所不能尽。其村庄居民有面黑如墨者，有面黄如蜡者，有面红如火者，不知食何物件，或云系食人肉所致，不知确否。各村妇女卖出者不知其数，价亦甚廉。尤可惨者，妇人卖出，不能带其年幼子女，同去贩子立将其子女撮在山洞之中，生生碰死。其男子既将其妻卖出，仅得数串铜钱，稍迟数日，即已净尽，便甘心填沟壑矣。弟在阳高收养无主小孩数十名，皆是母嫁父死，流离困苦，昼夜啼号，无人看视，诚可伤也。弟经过各处，环跪求食，涕泣不已。许以早晚放赈，而彼皆苦苦哀告，云但求先舍些微，稍迟便不能待矣。往往查赈之时有此人，放赈之时即无此人。弟查赈之时，必带钱米，令其稍为度命。更可惨者，各人皆如醉如痴，询伊苦况，伊便详述，或父死，或夫死，或妻女已卖，家室无存，而毫无悲痛之状。盖亦自知其不能久存矣。稍好之家，尚有生望，一谈苦况，泪便涔涔而下。又有一家七人死二人者，五人死三人者，互相叹息，云死去是有福也。盖彼亦无生人之乐矣。阳高一带差轻，然饥死已不少。口外则不可诘问，问其生路，则茫然无以对。知有今日不知来日，知有今月不知来月，彼亦不敢远虑。盖田园既荒，房屋拆毁，器具尽卖，妻子无存，纵有赈济，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银赈并不及一两乎？潘振声兄欲独办丰镇，约十八万口，每口大钱一千文，据弟看，仍归无济。故必欲仓谷佐之也。振声兄欲将仓谷一万石运赴宁远，伊认脚价并代请款二万两，未知行否？刻下施钱数百文，可暂救一命；施钱数串文，可暂救一家。生死人而肉白骨，其功德超越寻常万万矣！

书《晋饥编》后

山西口外七厅，东南曰丰镇，迤西曰宁远、曰和林格尔、曰托克托、曰清水河，西北曰萨拉齐，迤东曰归化，皆隶朔平府。特建军府于绥远城，以镇守之。北即蒙古东路各旗，又北即俄罗斯境。呜呼！地接强邻，人虞走险，此而不恤，何以实边？潘、严两君所由仰体圣君贤臣之心，为之大声疾呼，不能自己也。观夫恽学士彦彬之疏，曰晋灾以丰镇、归化及大同所属阳高、怀仁、山阴、朔平所属朔州、右玉为最重。王侍御效之疏曰：灾荒州县五十余，归绥七厅食赈者五十余万口。潘君民表之书曰：丰镇一厅，已有三四千村，八九十万灾民。则合七厅两府计之，人数之众可知矣。又观夫李傅相、张中丞诸疏，并恭读谕旨而综计赈恤之数，蒙颁大帑银十万两、米六万五千石，晋省自筹银二十五万两、米数万石，李傅相协拨银七万余两，徐翁两尚书拨谷二万石，长芦津关合筹银五万两，上海各所合筹银五万两，天津绅商筹银十万两，都为银以两计者六十二万，米谷以石计者十余万。以此摊给夫七厅两府之灾民，其数又可知矣。自来筹边之策，先求安内，饥寒之祸，流为盗贼，史册所载，千古一辙。我朝列圣相承，德泽深厚，虽如十五年间江浙

霪霖，视今山西之灾轻重悬绝，无不发帑蠲征，视之加厚，故值三四年间，西北各省仍岁大祲，亦晏然以无事。凡有血气之伦，化宇优游，感恩图报，亦视前代之民为倍奋。溯自光绪三年，迄今十有五载，综计各省义赈逾五百万金，要皆里巷父老、乡曲、妇孺从数十文、数百文累积而成者也。泽竭无渔，其来有自。顾严广文作霖之言曰：天下之大，无谓无人。上纾朝廷之忧，下贻子孙之福，当必有毁家纾难，以报国恩者。揆时度势，晋赈其犹可图乎？方今江浙两省春水未来，蝻生雪后，天若以祸晋者祸我江浙，将坐视同室之死乎？抑将求邻封之助乎？以此系彼，更不容已。犹忆光绪三年江苏旱蝗，适助东赈，赈友抵之〔芝〕罘之夜，吴中大风拔木，蝗以尽歼。四年二月中旬雨，至三月上旬不止，适助豫赈，赈友抵汴，苏州雨止。五年秋，江浙苦旱，适助晋赈，赈友甫入晋境，江浙同时得雨。是三年中，江浙皆未成灾。功难贪天，事当其会，则或者救灾恤邻，行道有福。古人本非为一身一家计，而天人感应之理，为古圣贤所不废欤？况当神京右辅，地重边防，脱有忧患，江浙同之，欲坐视而不救，其可乎？其不可乎？因有所触，遂书其后。

一、蒙赐捐款，掣奉收条为凭，按旬将收解清单登申沪各报。事竣刊造《征信录》，以昭信实。所有托收捐款之处，开列于左：

苏州藩署邓从善堂

苏州桃花坞大营门五亩园内电报公寓

苏州阊门内天库前电报局王君

苏州马大箓巷江苏赈奖分局宋君

苏州阊门内中市复昌钱庄徐君

上海昼锦里信昌珠宝号内长元和公所陈君

杭州湖墅公信纸行彭君

杭州焦旗杆晋义钱庄周君

泸州电报局王君

一、捐款尽数汇解潘振声、严佑之两君散放，不归津关认筹五万、上海认筹五万之内。

一、办公之费，同人自备，不在捐项中开支分文。

一、捐款概不请奖，同人亦不列保，免碍官中筹赈之路。先应稟明立案。如为父母请坊及有志显扬者，亦当代为接收，专批稟解上宪咨奏，以期迅速。不列《征信录》内，以清界限。

一、同人各有本业，仅能收解三个月，以应至急之需。如蒙赐款，务祈于六月份以前交到；过此以往，应请将捐款移交别处代解。此次捐单各编字号，无论有无捐款，幸勿遗失。

晋饥编上卷

苏抚宪奎奏苏浙善绅募解山西振银一万二千两片(五月初二日奏)

再，前因山西省水旱成灾，准护抚臣等函请协济，业经饬由苏沪两厘局合筹银一万两，交商汇解济赈，附片奏报在案。兹据苏浙两省筹办义赈绅士戴荣等，以晋省灾重，经善士潘民表等先后赴赈，计长芦、津关、上海赈所合解银十万两，不敷散放。兹续于各处劝募捐款，凑集规平银五千两，声明毋庸核奖。又据禀报，经电报局员谢家福交到借垫规平银七千两。计两次筹集共银一万二千两，分批汇解津海关道，转发潘民表等查收散放等情，由苏州藩司邓华熙转详请奏前来。查该绅等竭力募捐，救灾恤邻，实属勇于为善。除饬仍劝募接续解济，并咨山西抚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九日，差弁赍回原折。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苏抚宪奎奏苏浙善绅共解山西振银十一万五千两片(七月二十六日奏)

再，山西省灾区甚广，需赈孔急。除饬苏沪二厘局合筹银一万两外，续据苏浙两省筹办义赈绅士戴荣等筹集银一万二千两，汇晋济赈。业经先后附片奏报在案。兹据各该义赈绅士谢家福等禀报，续于各处劝募并该善绅借垫共规平银十万三千两，先后总计合银十一万五千两，分批汇交津海关道，转发善士潘民表等查收散放。此后各处所来捐款，应除抵还借垫外，余归山东顺直义赈之用等情。由苏州藩司邓华熙转详请奏前来。查该绅等凡遇各省灾荒，无不竭力劝募，用赈饥黎。此次山西义赈，不数月间共集银十一万五千两，洵属勇于为善。除咨山西抚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差弁赍回原片。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江浙义赈公所职员戴荣、王永坊、彭煜南、陈宗浩、金应鸿、吴韶生 徐俊元、宋治基、吴文清、谢家树上苏藩宪筹解山西义赈第一批规银 五千两恳请咨报立案稟(光绪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敬稟者：窃职等闻山西边关两府七厅旱荒。为光绪三四年以后各省灾区所未见，义赈绅士潘民表、严作霖先后赴赈。长芦、津关暨上海赈所合解银十万两，不敷散放。宪台暨各大宪义重恤邻，筹款协济，士民向风慕义，咸知为国保民。职等承诸善士募交捐款，化见规银五千两，本应稟请宪台附便咨解。因捐数甚微，兼图便速起见，径将前项第一批规银五千两交托轮船招商局，汇解天津关宪兑收，转发潘、严两绅散放。所有前项捐款，皆由闾阎父老、乡曲妇孺仰体朝廷暨仁宪德意，从数十百文所凑集，不合核奖之例。且经事

者转辗劝募，人数颇多，亦无可择尤开保。合无仰恳宪台分别咨报，奏明立案，实为公便。

苏藩宪邓批：山西上年被灾甚重，苏省已拨厘捐银一万两汇往济赈在案。今经该绅士等募集第一批捐款规平银五千两，交招商局轮船解津转发，洵属勇于为善，深堪嘉尚。除详请抚宪分别奏咨立案外，希仍分投劝募，接续解济，随时具报。此复。三月三十日。

^方
直隶协赈局宪季批：来牍聆悉。贵绅等体念晋边旱荒，不待恩劝，先行集捐规银五千盛

两，列作第一批汇解来局，足征贵绅等义重恤邻，深堪敬佩。当将银两照数兌收，克日转解丰镇、宁远，交潘绅民表散放。候即详请汇案奏报。该处积年成灾，甚至食人之肉。潘绅等飞函请款，势甚岌岌。仍希多方劝募，多得一金，即可多活一命。盼甚祷甚。此复。四月初八日。

江浙义赈公所职员王综等上苏藩宪续解山西义赈 第二批规银七千两恳请咨报立案稟(四月初十日)

敬稟者：窃职等前经筹解山西义赈第一批规银五千两，恳请咨报立案。仰荷宪恩，饬呈捐册，分劝协济，草偃仁风，共深鼓舞。旋经电报总局谢董交到借垫规银七千两，声明另由发款抵补，不与职等所筹捐款相涉。除由职等续筹速解外，合先将前项规银七千两作为第二批，于四月初十日汇解天津关宪兌收，转发潘、严两绅散放。合无仰恳宪台分别咨奏，实为公便。

苏藩宪邓批：据称电报总局谢董交到借垫规银七千两，作为第二批汇津转发等情，已详请抚宪分别奏咨立案暨移山西藩司查照矣。希仍分投劝募，接续解济，随时具报。此复。四月十三日。

^方
直隶协赈局宪季批：据稟续解山西义赈第二批规银七千两，已由谢董借垫，转解到

局。近接晋边南北员绅来函，七厅地方辽阔，赤地二千余里，照官赈所查，小口折算大口，已有极贫八十九万余口。义赈尚须加增。归化一带，初赈每口仅发钱四百文，不足糊口，遑论籽种？若不接济，仍必饿死。日内正在设法筹解，几至无法罗掘。得此七千两一欵，明日即可搭解，足可活万人。苏藩台及贵董等胞与为怀，谅必能源源解济。本司道惟有切嘱潘绅等速查速放，多救民命，庶不负后路筹捐之苦衷也。四月十六日。

江浙义赈公所职员宋治基等上苏藩宪续解山西义赈 第三批规银五千两恳请咨报立案稟(四月二十三日)

敬稟者：窃职等前经筹解山西义赈两批共规银一万二千两，稟恳宪恩咨报在案。兹于四月二十三日，又承诸善士募交捐款，化见规银五千两，相应作为第三批，循案汇解天津关宪兌收，转发潘绅民表散放。所有前项捐款，或由零星集募，或且隐姓潜名，均不合核奖之例。经募者转辗相托，不仅职等人数既多，亦难择尤开保。合无仰恳宪台分别咨报，奏明立案，实为公便。